(接上期)

电影《数到三》主创阐释:
我们对于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理解和思考

◎ 监制:孙嵘:
好的现实题材首先应该能够和观众建立关系

这些年,现实题材一直是华语电影非常重要的一条创作脉络。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变化很快,家庭结构在变化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变化,不同代际对于家庭、个人和人生选择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。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关系和观念,今天都值得被重新观察和理解。所以我一直觉得,现实生活本身就是电影创作非常丰富的题材库。但现实中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,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天然能够成为电影。对于创作者来说,一个很重要的能力,是能不能从庞杂的现实生活里,找到那些真正与今天的观众有关,同时又值得被电影看见的题材。也就是说,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:我们选择去看见什么。一个好的现实题材,首先应该能够和观众建立关系。观众不一定经历过电影中完全相同的事情,但他能够理解人物所面对的处境,甚至在人物身上看到自己、看到自己的家人,或者看到一种曾经发生在自己生活里,却没有被认真思考过的关系。

《数到三》最初吸引我们的也是这一点。“一颗心脏连接两个陌生的家庭”,首先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故事。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,遇到了一个接受孩子心脏的年轻人,两个人因为一次相遇进入彼此的人生。但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故事,会发现它背后连接着很多非常具体的现实和情感处境。生命如何延续,一个家庭怎样面对失去,父母和逐渐长大的孩子之间怎样重新理解彼此;包括人在面对爱、愧疚和选择的时候,会作出怎样的决定。这些看起来是不同的问题,但最后其实都回到了“人”。

所以这也带来了现实题材创作中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:我们怎样去写这些人。现实生活里的人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。所以在《数到三》里,我们一直希望尽量避免把人物变成某一种观点的代表。比如战玉梅,我们可以理解她对孩子的爱,也可以看到这种爱里面存在的局限;我们可以理解年轻人为什么希望拥有自己选择人生的权利,但也不需要因此把父母简单地放到他们的对立面。我觉得一个人物真正成立的时候,应该允许观众对他产生复杂的感受。你可以心疼他,同时不认同他的某个选择;可以理解他的出发点,也可以保留自己的判断。因为现实本身就是复杂的。如果现实题材最后只留下一个非常简单的是非判断,反而可能离真实越来越远。因此我们一直觉得,现实题材创作不仅仅是“反映现实”,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物进入现实,通过人的复杂去理解现实。

另外一个我们在《数到三》创作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,是现实题材怎样拥有更丰富的电影表达。我们一直认为,现实题材和类型电影并不是相互排斥的。恰恰相反,类型有时候可以成为现实抵达更多观众的一座桥。我们看很多成熟的电影创作,它并不是先把一个社会议题摆在观众面前,再通过故事去证明这个议题,而是从现实中找到最有戏剧性的矛盾,把它转化成一个真正有吸引力的故事。观众首先因为人物的命运、秘密和悬念进入故事,但看完以后真正留下来的,可能是对家庭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甚至对某一种社会处境的思考。所以我理解的现实题材类型化,并不是简单地在一个现实故事里“加入一些悬疑”或者“增加一些类型元素”。

更重要的是,能不能从现实本身找到类型的动力。《数到三》里,一颗心脏连接了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,这件事情本身就产生了很强的戏剧关系。他们为什么会相遇?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母亲身边?每个人隐藏着什么?随着秘密逐渐打开,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?这些悬念并不是附加在人物之外的,它们本身就是人物关系的一部分。而随着故事一层层向前,最终又重新回到了——一个家庭怎样面对失去,一个母亲怎样面对自己的孩子,一个年轻人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。所以我越来越觉得,现实题材和类型表达之间,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关系:从现实中找到问题,从问题中找到故事,从故事中找到类型,最后再通过人物回到现实。故事把观众带进来,人物把观众留下来。

《数到三》对我们来说,也是一次现实题材类型化表达的尝试。我们希望从真实的情感和人物关系出发,同时借助悬念、秘密和更强的故事推动,让现实题材既保留对生活的观察,也拥有更丰富的电影表达和更强的观众吸引力。这次创作和上映的过程,也给了我们一些很具体的经验和思考。比如现实表达和类型叙事之间,怎样真正融合,而不是简单叠加;类型的强度和人物情感的浓度之间,怎样找到更准确的平衡;以及一部兼具现实情感和类型元素的电影,怎样更清晰、更准确地与今天的观众建立连接。这些对我们来说,都是这次《数到三》非常重要的收获。

如果从《数到三》再往外看,我觉得今天华语现实题材电影其实还有非常大的创作空间。从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里,找到与当下观众真正有关的题材;通过具体而复杂的人物,让一个私人故事拥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;再通过更成熟的类型叙事和电影表达,让观众愿意走进这些人的命运。我觉得这三件事情,是可以同时成立的。现实题材最终也不是为了替生活给出一个标准答案。电影更重要的,可能是让我们重新看见生活里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人和关系;看见别人的时候,也重新看见自己。

当一个银幕上的个体故事,最终能够变成很多观众共同的情感经验,甚至让大家在离开电影院之后,还愿意继续讨论、继续思考,我想这就是现实题材电影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,也是华语电影值得不断去探索的一条创作道路。

◎ 编剧胡小帅:
设置悬念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

作为编剧非常有幸能参与这样一个特别的、复杂的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故事创作中。回到创作之初,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问题:如果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,有一天找到了接受孩子心脏的年轻人,她会怎么面对他?而如果这场相遇本身还隐藏着秘密呢?

这个问题很吸引我们,因为一个好的故事离不开好的人物,而要塑造人物,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角色置于困境之中,置于两难选择之中,看她如何面对、如何选择。“心脏移植”这个桥段天然具有这样的戏剧功能,因为心脏即是女主儿子生命在物理层面的延续,也是她对儿子情感的寄托。主角将如何面对这颗心脏,如何和过去告别,便是她所面对的困境和选择。只有在选择中,人物真相才能更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除了“心脏移植”这个戏剧设计外,我们在叙事上还大胆运用了悬疑元素。其实从剧作上来讲,设置悬疑主要有三种方式,一种是观众和剧中角色知道的一样多。像我们故事的开头,观众完全是跟着战玉梅的视角进入这个故事,一起探寻心脏的下落。这样的好处是观众可以很好地和主角共情并代入到整个故事中。第二种,是观众比剧中人知道得多一点,比如我们故事中段,观众先知道了余景阳的父亲便是肇事司机,这时观众就会期待女主什么时候知道这一信息,知道后该作何反应?最后一种,是观众知道的信息比剧中人要少,这也就是电影最后的高潮段落,所有主角和配角视角的线索拼凑在一起,才拼出了那起车祸悲剧的完整真相,窥见了故事的全貌。

所以,回到最开始的话题,我们设置悬念不是为了追求反转,而是为了塑造剧中的人物,不止是主角战玉梅,还有男主余景阳,以及他父亲等配角。每一层悬念的揭开,都让剧中人陷入全新的两难困境,也不断改变观众对于人物的认知和判断。最终,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立体的复杂的人物形象。

《数到三》的秘密最终不是为了告诉观众谁骗了谁,而是让我们重新理解,为什么每个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。生活是复杂的,有的时候是与非、对与错、善与恶并非完全的二元对立。认清生活的真相,才能更好地拥抱生活,数到三,向前看。

(根据在电影《数到三》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)

儒意电影“拼好片”让经典电影重登大银幕

本报讯 9月12日,在北京、深圳等地的儒意电影旗下影城内,观众陆续走进“拼好片”活动影厅。银幕上放映的不是正在热映的新片,而是6部由全国用户票选出的口碑佳作。

在儒意影城北京CBD万达广场店,《得闲谨制》散场后,不少观众手持票根与专属海报合影留念,一位观众说:“之前在手机上看的,一直想在电影院补上,这次看到有‘拼好片’拼团就赶紧加入了,今天看完觉得大银幕上看细节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拼好片”由儒意电影今年4月创新推出,也是其C2B2C多元内容运营模式的核心落地产品。用户通过“拼好片”投票“许愿”想看的内容,儒意电影承接需求并按行业规则引入片源等内容,之后观众参与拼团,成团即可在影城放映。

儒意电影旗下有710余家直营影城,覆盖万达影城、寰映影城和儒意影城三大品牌。本轮经典重映的起点,正是回应广大观众“想看却已不在映”的需求。8月21日,“拼好片”面向全国用户开启心愿征集,近百万用户关注本次“许愿”,最终《奇迹·笨小孩》《长安三万里》《得闲谨制》《爱情神话》《时间之子》《好东西》6部高分佳作入选,覆盖剧情喜剧、动画、成长励志等多个类型。

9月6日拼团功能正式上线,刚刚荣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“金鹿奖”最佳影片奖的《得闲谨制》成团数排名第一。9月12日起,在西安、福州、大连、徐州等地的儒意电影旗下影城,都将迎来“同好”相聚、重温经典。后续,“拼好片”还将持续拓展片单,推出更多内容。

“拼好片”的玩法很简单,许愿、拼团、观影,三步走。在拼团阶段,观众可打开万达电影APP或“万达电影+”微信小程序,点击“拼好片”进入活动,选择喜爱的影片后点击“去拼团”,即可参与。成团达标后系统自动锁定场次与影厅,拼团成功的用户将收到短信通知。观影当天,观众还可在现场领取专属海报,在线下完成一场“同好聚会”。

让经典好片重回大银幕,只是“拼好片”的一块拼图。自今年4月以来,儒意电影“拼好片”已先后在剧集、综艺、动漫、赛事、经典重映五个内容品类完成验证。“拼好片”以“同好拼团、成团放映”把影城从放映场所变成兴趣聚集地,既有固定频次的常态化放映,也有单次策划的主题活动。

剧集是最早的落点,《黑夜告白》开售24小时内10城场次全部售罄;《耀眼》八城联动,推动剧集有效播放破亿,“扎扎亭重聚会”成为剧粉线下社交的“现象级”事件。综艺方面,自6月起每周五晚举办的《歌手2026》直播观演派对,让观众随大银幕同步跟唱,现场气氛堪比小型演唱会;8月起,儒意电影作为《披荆斩棘》官方线下独家合作伙伴,已陆续开展一公、二公舞台直播,打卡墙与火力值互动让影城成为观众新据点。

动漫与赛事则验证了垂类内容的爆发力。暑期,儒意电影与腾讯视频联手打造动漫大赏,首次将国漫番剧搬上大银幕,102场活动整体上座率达90%。赛事直播是儒意电影多年来成熟运营的多元经营内容板块,从F1西班牙大奖赛到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,吸引大批赛车与游戏爱好者到场,现在已全部整合进“拼好片”体系。近期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直播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启,首日上座率达97.1%,大银幕正成为体育社交的新场景。

影城是最具想象力的超级场景,经典影片与多元内容是源源不断的超级IP,而“拼好片”把观众一路送抵线下的“同好聚会”与第二现场,让银幕真正成为连接的媒介、情绪的容器、相聚的精神坐标。

(姬政鹏)

(上接第6版)

张卫:就是这么一个深深的伤痛,让他俩在狭小的空间里感觉特别压抑。这种压抑感是传达给观众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,让观众感同身受,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,感到两位主人公在压抑下近乎疯狂。女主角狠狠地扇自己耳光,男主角狠狠砸自己腿,这是你们设计的吗?

张琪:导演让他们体验角色,让他们在对戏时即兴发挥,演员体验得很真实,已与角色合二为一。演妻子的李妍锡在情绪爆发时抽自己耳光,袁弘说一看妻子这样折磨自己,就马上做出反应,他也想发泄情绪、也想释放,所以就即兴做出了相应的动作。

郑大圣:开拍前他俩各自给角色写了四千多字的小传,然后互相交换、共同修订,把两个人怎么认识、怎么恋爱、怎么结婚、怎么有了孩子,把生活轨迹和人物关系的“颗粒度”全都做了对齐。

张琪:在写夫妻分离时,我们先是写了谍战片需要的动作戏,最后发现这些都不太舒服,就设计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细节:丈夫让妻子去打开水,还说门开着就好,暗示出永别了。

张卫:影片中,妻子离开后走在大街上,导演拍了很长一段的妻子的悲痛表情。

张琪:这场戏里,袁弘为掩护妻子,在屋里从容等待着被捕和牺牲;妻子此时彻彻底底地明白她老公有多爱她,明白了丈夫对自己隐瞒女儿的死讯,都是爱她的表现。我们在四分之三的篇幅里面,展现的都是这对夫妻非常深的内在矛盾,但谁也不知道,丈夫在心底对于妻子是有至深爱意的,最后他宁可牺牲自己,也要让妻子逃出生天。

六、市民众生像与上海电影传统

张卫:除了主要人物,你们将其他人物也写得生动,写出了抗战时期的上海众生相。

张琪:对每个人物小传,我们都勾勒得非常清晰。在这样一个乱世里面,在这样一个至暗时刻,每个家庭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不可告人的精神隐痛。邵峰饰演的房东是一个入赘的“倒插门”女婿,他在此之前的社会地位不高,好吃懒做、爱享受,在乱世之中极力维持表面的体面;他说我顾少棠姓什么,其实他想说自己姓邵。我们写了每一个人身上的不堪。

郑大圣:我们在造型工作室预备了一个“超市”,请演员们自己给角色选服装。邵峰一眼就看中了那件墨绿色的天鹅绒睡袍——这也是我期待他做出的选择。从他这一上手,我就知道他研究过人物,找到了感觉。他说,房东靠吃房租过活,不用上班,没事也不用出门拜客,早上起来吃碗头汤面,下午去听听评弹,在家就是要舒服自在,这是角色的自然状态。造型指导顺势给他配上一双皮拖鞋,看着就更讲究了。邵峰对着镜子打量,又对造型指导提了个小要求,他想要一个钩针编织的老式发网——上海的老派体面人,讲究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保持头势清爽,头上抹着发油、发蜡,戴上了发网,晚上睡觉甭管怎么翻身,第二天清早起床发型不会乱,这是他从爷爷身上见过的生活细节。

张琪:他的儿子是去苏北当了新四军,这是他比较致命的秘密,不能告诉别人。儿子给他们报平安的方法是寄一盒咸鸭蛋。高邮的双黄咸鸭蛋特别有名,高邮在新四军的根据地内,所以特务梁耀庭第一次吃了咸鸭蛋,就意识到他儿子可能是在那边当兵,于是诈他,利用76号的酷刑吓唬他,就诈出来了。

贺子壮:当时这是“通共”的大罪。

张琪:诈出来后,梁耀庭逼他交出房子,以保他不被逮捕。房东觉得自己受诈了:我怎么那么笨,我把这个房子给抵给别人?他无脸见人,丢了赖以生存的房产,觉得没什么希望了。

贺子壮:从上海文化来讲,这个人物有点像上海人经常讲的“老约克”,就是那种游手好闲,表面上很体面,自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,其实他们很胆小,一碰到事情吓得要死,无勇气承担和应对。

张琪:我们的确是想做市民抗战的众生相,写市民在抗战时期的各种状态,包括房东、医生、舞女、朝鲜反日义士、学徒兄弟等等。他们本来是市井小人物,本来想委曲求全,但在国恨家仇到来的时候,他们也会愤愤不平,产生正义感。

张卫:这些群像的塑造,让人想起了编剧张琪多年前编剧的《粉红女郎》,剧中你对漫画人物的影视化改造和这次依据史料刻画的电影人物,其创作的底层逻辑都是将这些存在于史料中、漫画中的形象,用艺术手法还原成生活中生动可信、栩栩如生的真实“活人”。这部电影还让人感觉到了上海电影的传统,如《上海一家人》《72家房客》《乌鸦与麻雀》等。你们在群像的彼此关系的描写中,为什么设计了一场生孩子的戏码?那场戏很感人,似乎与“密档”没有关系。

张琪:我们当时觉得应该写一个跟密档没有关系的比较大的事情,然后让地下党的夫妇在里面起主导作用。因为之前徐书亭为了掩护地下工作,做了戒严期间汉奸组织自警团的成员,他不得不当众对日本人立正鞠躬,这让整楼的邻居倍觉耻辱,宁波学徒指桑骂槐地说他给狗当狗。所以在他们被鄙视后,我们想通过一个比较大的事件,改变邻居对他俩的印象,甚至让他们成为邻居遇到大事的主心骨,所以医生妻子临产时,他俩全力救护。借着传达电话内容帮医生夫妇传递情感问候,极大地安慰了产妇。医生第二天回来,对徐书亭作揖表达感激,同时也让他们夫妻俩赢得了邻居的尊敬,体现了地下党员在百姓中的主心骨作用。

郑大圣:在我们反复构建、打磨剧本的阶段,精神源泉是《上海屋檐下》,是夏衍先生引领并示范的左翼现实主义电影文学。

张卫:这部电影既如实呈现了血雨腥风中冒死保存密档的党史真实事件,刻画了地下党员的坚韧性格,又完成了一个类型片需要的紧张感和叙事动力,强烈吸引了观影注意力;同时描绘了抗战时期上海市民的众生相,接着还细致揭示地下党夫妻在狭小空间、极限压力下的情感冲突和生死交融,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。总之,真的是一部多面创新、内涵丰富的地下党题材电影,它继承了上海电影的传统,也做到了对类型电影的又一次创新。